

放蕩趙太后演義

《后妃演義》系列 主編 高成文 符季君
陳麗君 高源 著



放荡赵太后演义

陈丽君 高 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《后妃演义》系列

放荡赵太后演义

主编

高成文 符季君 陈丽君 高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吉林省地质测绘印刷中心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张:15.0

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

ISBN 7-5387-0836-7/I·791

定价:12.80 元

全套定价:58.50 元

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翻动着的是社会制度更新和改朝换代的波浪。然而，在这大浪的浪峰和浪谷，往往都裹挟着个人的哀哀喜喜悲欢离合的浪花。自周王元年，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，这时候，春秋以来中国大地上那近百个诸侯国经过兼并、分化，本来就剩得不多，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，最后只剩下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这所谓的七雄，混战不休……



东方发白了。尽管刚发生的战争洗劫已经过去，风停雨歇，但那满天的乌云仍不肯全然散去，太阳只能透过云层的缝隙吝啬地洒下一点光热。

“呜——”从一破烂不堪的空房里传出女孩的哭声。她痛哭不已，失魂落魄地东张西望。看上去也就十四、五岁，相貌清秀俊俏，身材颇长，腰细臂柔，很招人喜欢。

她叫赵姬，昨天和父母双亲逃难，在路上倒没有遇见秦军，却撞见了一群群败下阵来的赵兵，他们看见许多逃难的

百姓，大多数人都背着包裹，就喊道：“秦军来了！”沿路放起一把火来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吓得老百姓们落荒而逃，相互来不及照顾，他们就乘机抢掠。虽然有人反抗，但都被杀害了。真是乱上加乱，雪上加霜，苦了老百姓。这时，赵姬被乱军冲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来，不见了爹娘。风雨交加，一片漆黑，只看见许多人都在拼命地往前奔。她不敢呼唤，躲在道旁古墓中，过了一夜。身上的衣服湿透了，又被体温烘干了，又冷又饿。

赵姬挨到天明，出外看时，死尸横路，昨天一同避难的人，都不知去向。

赵姬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又不认识路，只得往南走。边哭边走，约莫走了二、三里路，肌肠辘辘，看见前面有一所土房，便向土房走来，想要些吃的，也好打听一下路。可是走近土房才发现是个破败的空屋，主人可能也逃难去了。

赵姬坐在土墙下抽抽答答地哭泣。事也凑巧，恰好有一人从土墙下路过。这个人叫张扬，正是赵姬的近邻，平时是个游手好闲，不守本分，吃惯白食，用惯白钱的主儿。人们都叫他是张大郎，也是被官兵冲散了同伙，今天独自由此经过。听到啼哭的声音，闻声找来。赵姬看见有人走来，正要搭话，发现是自家的邻居。

赵姬正在患难之际，举目无亲，见了近邻分外亲切，如同见到亲人一般，连忙收住眼泪，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，问道：“张大叔，看见我爹妈么？”

张大郎心中暗想：“昨天被官军抢去包裹，正愁没有盘缠，真是天助我也，正是奇货可居。”便扯个谎，热情地说：“你

爹和妈找不到你，都急得要病了，他们到前面找你去了，临行时嘱咐我：‘如果看见我们的女儿，千万带她来找我们。’还许我重谢。快跟我找你父母去吧。”

赵姬是个聪明人，可正当无可奈何之际，君子可以欺以其方，却毫不疑惑，随着张大郎便走。

找了个僻静之处，张大郎把随身带的干粮给赵姬吃了，又休息了一会儿，对赵姬说：“你爹娘连夜走的，如果在路上遇不着，只要过河到邯郸，就会相遇。一路同行，我就把你当女儿，你称呼我爹。不然，前面路途遥远，行动不方便。万一被别人误认为我收留迷路女孩，生出是非，就麻烦了。”

赵姬点头依允。从此晓行夜宿，陆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父女相称。

一路行来，张大郎身边藏下的散碎银两都用尽了，连身上的外罩衣服也脱下准了店钱，只剩下赵姬一件活货想要脱手。

两人终于到了邯郸。

邯郸城，当时就是“天下之名都”。本来，在春秋时代以前，都市是不太大的，也不允许大。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，国都不过九百丈，卿大夫的都邑只能是国都的三分之一、五分之一，或者只能是九分之一，也就是一百丈。超过了就属于过格，就是要造反。战国时代的各国对周王朝本来就是造反，自然也就没人理会先前周家天子对于都邑这大小的限制，多大合适就扩成多大。就是一般的城市比先前的国都也大得多，更不要说邯郸这样数十万人口的名都了。

张大郎领着赵姬进得邯郸城，只见城中干道平坦而宽敞，

手工业作坊一处又一处，冶铁的、练铜的、铸币的、制骨的，热热闹闹。大道的两旁，店铺林立，门口高高挑着的招旗一面接着一面，迎着风忽忽啦啦地飘摇，旗子下面的门面里，卖酒的，卖肉的，卖珠宝的，兑换金钱的各种店铺五光十色，四方的土特产品、手工业产品琳琅满目。除了买卖店铺，还有弹琴下棋、斗鸡走狗的游乐场所，也有出世不久的娼家。

对道边上交易繁忙的兴隆买卖，张大郎现在是毫无兴致，在拥挤的行人中，他寻找的是买人的所在。

多日四处寻访，张大郎终于打听到，一处曲楼里有个六姨娘要讨“养女”，于是，便找到这个六姨娘。几番讨价还价，这天，他领赵姬到店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
张大郎在六姨娘面前只说：“赵姬是我亲生女儿，只因落难到此，举目无亲，一个女孩家又不能去沿街乞讨，为了找条生路，不得已进你的曲楼。在你的诱导下，她自会听话。不要性急。这孩子很任性，需慢慢说服。”在赵姬面前，又说：“六姨娘是我的至亲，把你寄养在她家，待我找到你爹娘下落，再来领你。邯郸这里比较安全，别处兵荒马乱，你个女孩家不安全。万一出点差错，不好向你爹娘交待。”

赵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便说：“张大叔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，有朝一日我定会报答。今生不报，下辈作牛作马也要偿还你的恩情。”说着便跪下给张大郎磕头，并嘱咐说：“张大叔，你历尽千辛万苦，一定要找到我爹妈呀。我要天天祈祷，祝你们三老平安无事。你老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劳累过度。”

六姨娘买下了赵姬，将她浑身衣服全都换了，叫人领着赵姬沐浴更衣，穿上了一身合体的新衣服。

六姨娘看着赵姬惊叹不已。赵姬真是太美了，细长而匀称的眉毛，弯度恰到好处，不浓不淡，柔媚中透着秀气；一双杏核大眼，如秋水似寒星；线条优美的鼻子，周正，微微隆起，恰似悬胆；两片带露花瓣似的樱桃小口，宛如一个红点；白晰而细嫩的脸庞，如同去了皮的蛋清。简直就是尽善尽美，无可挑剔。再看身段，她腰肢纤细，柔若无骨，四肢浑圆而细长，胸部和臀部具有强烈的诱人的美感，全身曲线柔和而优美，天生的一副美人胚子。

六姨娘情不自禁地拉着赵姬，反复地抚摸着柔软滑润的小手说：“你长得真美，以后你就住在曲楼最深处的那个房间吧。”又指着一个小女孩说：“她叫小翠，以后有事尽管使唤，有什么要求就跟我说。小翠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你可教训她。不可出外面乱走，你新来这个地方，不熟。如果想出去逛街，先告诉我，我可派人陪你同去。”

从此，赵姬就在这曲楼深处住下，终日好菜好饭，过着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六姨娘常来看望她，好言好语地同她聊天。

赵姬住了些日子，不见张大郎回信。想起爹妈年纪都不小啦，能不能在路上有闪失，越想越害怕，不由地落下泪来。

小翠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问她为何要哭，她也不言语。小翠慌了手脚，忙去找六姨娘。

六姨娘听说，马上赶来，坐在赵姬身边替她擦泪问：“姬儿，为何落泪？有事就说出来，六姨娘替你作主。”

赵姬噙着泪说：“张大叔怎么不来看我？”

六姨娘说：“哪个张大叔？”

赵姬说：“就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张大叔。”

六姨娘说：“他说是你爹。”

赵姬说：“他姓张，我姓赵。”就把边城逃难，失散了爹娘，中途遇上了张大郎搭伴来到邯郸，并把张大郎哄她的话向六姨娘讲述一番。

六姨娘说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你是个孤身女子，没有落脚的地方。我索性与你说明罢：那姓张的把你卖到我家，拿走七十镒黄金。我们开曲楼的，靠着女人挣钱过活。家中虽然有五六个养女，但是没有出色的。我看你长得俊秀，才花大价钱买来。咱娘俩一见面，我就喜欢上你啦，这也是缘份。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，待你长成熟了的时候，包你吃好穿好，一生享用不尽。”

赵姬听了，才知被张大郎欺骗了，便放声大哭。六姨娘好说歹说，都无效果。赵姬的哭声惊动了这个曲楼。五六个姐妹都来看她，看她长得如此漂亮，却落到这等地步，都很同情。

赵姬哭得象个泪人一般，姐妹们都被她的哭声感染，陪她一齐哭。

六姨娘也落泪了。她无可奈何地信步走向楼窗，面向青天长叹一声……

从此以后，六姨娘将赵姬改名为赵美，称她为美姑娘，教她吹、拉、弹、唱、歌舞。赵美对声乐有着特殊的灵感，一学就会，而且很精通。尤其歌舞，她不仅能说出一些乐舞的名目，熟悉舞步节奏，而且私下里常作练习，揣摩每个动作的要领，所以学得非常快。她跃足挥袖，飘回风转，敏捷如

小燕一般，颇富韵律感。由于她从小读书钻研，精通四书五经，并能吟诗作画，所以她特别能体会和表达歌舞的寓意和情感，使舞姿不仅优美飘逸，而且生动感人。

赵美从一个偏僻小镇来到国都处处都感到新鲜。她经常约姐妹们去逛街。和偏僻、拥挤的小镇相比，邯郸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这里由于是官宦显贵的居住区，所见都是墙垣相连的高门大宅。街面宽阔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街道两旁绿树成行，芳草如茵。街上时有穿官服的官吏，后面跟着侍从。还有穿着颜色鲜艳的裙襦，腰扎丝带，脚步轻软，花枝招展的小姐，身后跟着成群的丫鬟。小姐们发髻新异，浓施脂粉，眉毛黑而细长，看上去就知道是经过了精心的修整和描画。脚上穿的多是绣花丝鞋。一般男人都穿袍服短衣，腰间束着革带或丝带，往往饰以金玉，显示着自己的身份。街上乘车的人较多，也有骑马的、坐轿的。车旁都有侍从，很是威风。相比之下，赵美感到寒酸，自愧不如，再想到自己的身份，不免又感到一片茫然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赵美长到十五岁，娇艳非常，姿色更增十分。她婷婷玉立，风姿绰约，招来不少人赞美的目光。邯郸城中一些富家公子们为了看一眼赵美，不惜重金，厚礼求见，一饱眼福。也有爱清标的，听说赵美能吟诗作赋，求诗求字的，整天不离门。赵美的名声不胫而走。

一些纨绔子弟，都想花重金梳拢赵美。但赵美执意不肯。

六姨娘把“女儿”看成稀世珍宝，赵美心中不愿做的事，她就像奉了一道圣旨，分毫不敢违背女儿的意思。

于是，这些纨绔子弟放出风声，说赵美是个老姑娘了，没

人要了。六姨娘开始着急了。

原来曲楼中梳拢也有个规矩，十三岁太早，谓之试花。皆因鸨儿爱财，不顾少女之苦，那少女也只得十分痛苦地忍受。十四岁谓之开花，此时天癸已至，男施女受，也算当时了。到十五岁谓之摘花，在平常人家还算小，唯有曲楼中认为过时了。赵美此时还没有梳拢，六姨娘怎能不着急。

六姨娘犯了嘀咕，怕坏了门面，思前想后，无计可施，只得来劝女儿接客。

赵美执意不肯，说道：“若要我接客，我就坠楼以求得一死。除非见了亲生爹娘，他们二老肯做主时，方才使得。”

六姨娘心里很生气，但又无可奈何，舍不得为难她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有个孔夫子，家资万金，情愿出五十镒金子，梳拢赵美。

六姨娘得了这笔大财，心生一计，与孔夫子商议，如何对付赵美。若要事成，除非如此这般。孔夫子会意了。

正当八月十五日，六姨娘只说让赵美去水上看景色赏月，送赵美上了船。有三四个人陪着一齐饮酒，他们分别向赵美敬酒，并猜拳行令。赵美哪里知道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。他们将赵美灌得烂醉如泥，送到六姨娘的曲楼中。赵美人事不醒，躺在床上。

此时正是八月份，天气暖和，又没有穿许多衣服。六姨娘亲自动手，把赵美的衣服剥得精光，露出赤条条白嫩嫩的身体来，任凭孔夫子行事。

孔夫子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，看到赵美正当豆蔻年华，浑身散发着如春晨般的清新气息，心中大喜。孔夫子向着床上

玉质柔肌，鲜若花苞、嫩若新藕的赵美，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，撑开赵美的两股……

赵美在睡梦中觉得疼痛，等醒过来，已经被孔夫子耍弄一气。她想要挣扎起来，浑身无力，手脚也不听使唤，无奈只好由他玩弄。直到绿暗红飞，才雨收云散。

五更时分，赵美酒醒，已知六姨娘用计，破了身子。自以红颜薄命，遭此污辱。起来解手，穿了衣服，摸摸下身湿漉漉的。自己在床边竹榻上，面朝墙壁睡了，眼泪像泉水一般涌出来。

孔夫子又来亲近她时，被她劈头盖脸地抓了几个血痕。

孔夫子觉得没趣，挨到天亮，对六姨娘说声：“我回去了。”

六姨娘要挽留他时，他已经出门去了。

从来梳拢的子弟，早起时，妈儿进房贺喜，曲楼的姑娘都来庆贺，还要摆酒设宴吃几天喜酒。那个子弟多则住上一二个月，最少也要住个半月二十天的。只有孔夫子早早出门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

六姨娘急忙披衣上楼，只见赵美卧于榻上，满眼流泪。六姨娘坐在榻边劝说一番。赵美只是不开口，六姨娘只得下楼去。赵美哭了一天，茶饭不沾。

傍晚，六姨娘又上楼，见赵美仍然哭泣不止，脸色苍白，便哭丧着脸说：“儿，不要烦恼了。事到如今，总要想开些，谁家的女儿大了不嫁人？这是人之常情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从古至今都是这个理。折腾了一天，你也累了，脱衣上床睡吧。”说着便吩咐说：“小翠，你服侍美儿上床，今晚你也在这房里睡吧，陪陪美儿。”说完扬长而去。

赵美倒在床上，思前想后，难以入睡。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：

赵美本不姓赵，姓苏，她也不是赵国人，而是韩国人。她的爷爷是韩国的一个将军。家资富厚，使奴唤婢。她的父亲别无所好，偏爱的是杯中之物，若要见了酒，连性命也不顾，人们送他个绰号“苏酒鬼”。因这件事，被罢官在家。不但苏酒鬼会饮酒，有了这个癖好，连夫人尹氏，也同样喜欢饮酒。二人不像是一对夫妻，却像两个酒友。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

说也奇怪，他们夫妻都会饮酒，偏偏生的五个儿女，却又滴酒不沾。大儿子苏莹，次子苏虎，年纪还小。女儿十四岁，就是赵美。生时因看见天上有一条虹霓，五色灿烂，正环绕在他家屋上，她父亲以为吉祥，就给她取名祥虹。祥虹长得很俊秀，并且聪明伶俐，善于描龙画凤，刺绣攒花。不但女工活精巧，而且吟诗作赋，出口成章，并有智慧才能。虽然只有十四岁，但身材颇长，立事早，家中的大事小情，都由她掌管。

祥虹看见父母终日沉湎于酒，无所事事，时常规劝二老。苏老哪肯听女儿的劝告，执迷不悟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

事也凑巧，赵国有个上大夫叫曹达，当年住在苏家隔壁，家里很贫寒，可是曹达读书勤奋刻苦，天天读书至深夜。祥虹的爷爷苏将军很喜欢他，看到小伙子很有志气，经常周济他，送些柴米、金钱资助他。后来曹达到赵国做了官，由于精明强干，连连升迁，直做到了上大夫。曹达闲时想起当年穷困潦倒，家无隔夜粮，多亏苏将军的帮助，于是派差人到

韩国通知祥虹的父亲来赵国做官，给他找个上好的美缺。苏老收到这封信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就和夫人商量，打点行李及物品，准备择个吉日赴任。

祥虹听了对父亲说：“爹爹，依孩儿看起来，这个官不能做！”

苏老说：“为何不能做？”

祥虹道：“做官的一是图名，二是图利，因此才背井离乡。如今爹爹在家，整日饮酒，除此之外什么事都不过问，如果到任上也是如此混日子，哪个大头把金子送你？不是白白折了盘缠还要付辛苦，路上还要担惊受怕吗？浪费些金子，也算是小事，万一遇上别的意外，该如何是好？况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无法生活。”

苏老道：“除了浪费些金子，还能有什么意外的事？”

祥虹道：“爹爹，你一直做官，不是不知道，难道官场险恶，你不晓得？那游击官儿，在武宫中便算美差。做文官，不过是个守官，要经常到衙门伺候，东迎西接，都要早起晚睡。你平日在家，整日吃酒，随心所欲，自在惯了。初到异国他乡，如果你还同在这儿一样，岂不受上司责罚？如果你所管辖的地方有盗贼，要派人去收捕；或者别的地方发生事端，调遣你去出征；那时不是鞍上，就是马下，不是陆地，就是水里，身披甲冑，手执戈矛，生死难卜。倘若还是终日吃酒，岂不把性命白白送掉？不如在家清闲自在，过快活的日子。放着清福不享，却去讨烦恼！多不合算。爹爹，你权衡一下利弊？”

苏老道：“常言说得好，酒在心头，事在肚里。难道我真

个单吃酒不管正事不成？只因家中有你掌管，我落个清闲快活。到了任上，你代替不了我时，我自然着急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不用替爹担忧。况且这样的美差，别人用金子疏通都得不到，如今承蒙曹大夫一片美意，特地差人送上大门，我若不去，岂不幸负了人家的美意。我自有主张，你不要阻挡。”

祥虹见父亲决心已定，便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爹爹既然决心要去，把酒戒掉，孩儿才能放心。”

苏老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以酒养命的，如何全戒得？只是少吃几杯吧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苏老便派家人苏勇，到码头租了一只客船，把衣饰细软，都打叠装箱运上船。粗重家俱及物件，封锁好了，留几个家人看守，其余童仆都一同前往赵国。又买了许多酒，带着路上喝。择了吉日，准备猪羊祭河。亲戚、朋友、乡亲都来送行，好不热闹。送行的人浩浩荡荡，站满码头，撒泪而别。苏老作别了亲友，起身下船。艄公扯起篷，一路进发，初时都很平安。谁知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

原来这个艄公也是苏老这个地方的人，年纪三十以外，叫刘八，雇着一班水手，共有七人。这班人都是凶恶之徒，专门在河道上抢劫客商。也该苏老今日不走运，上了他们的船只。刘八起初看见许多行李上船，就眼红得抓耳挠腮。及至全部家小下船，偶然一眼瞧见端庄秀丽的祥虹由丫鬟陪着也下了船。他没有看够，还想再看，祥虹和仆人已进船舱了。刘八呆望了好一会儿，才如梦方醒，禁不住涎水直流。他暗暗算计：“要远一点下手，万无一失，在近处，容易被人发现，露了马脚，就前功尽弃，美人和财货都落空了。难得有这个

好机会，还是稳妥点为上策。”

不一日，将要到赵国，刘八心里合计着：“此地正是动手的好地方，和众位兄弟商量一下好动。”于是来到艄上，对众位水手说：“诸位弟兄，舱中有一大笔财，不能错过，我想乘今晚天黑时动手怎么样？”

众强盗笑道：“我们有心多日了，只因大哥不说起，我们以为看在同乡份上，不忍心下手呢。”

刘八道：“因一路上，没有发现下手的好地方，造化他多活了几日！”

众强盗道：“他是个武官出身，从人又多，不比其他，要小心从事啊。”

刘八道：“他是出名的苏酒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过一会儿，等他吃酒醉了，再动手砍他罢了；只说了那个小姐，我要留她做个压舱娘子。”

众强盗商量妥当。不一会儿，到了前面河口，停了船。众强盗买了些酒肉，安排妥贴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然后，扬起船帆，舟如箭发。那天正是十五，入夜之后，一轮明月，照如白昼。到了一个空阔的地方，刘八看了看苏老醉的模样，觉得时机到了。

刘八来到艄上对众强盗说：“众兄弟，时机到了，就在此处，不要向前了。”

霎时间，众强盗下篷抛锚，各拿兵器，先向前舱而来。迎头遇着一个家人。那家人见势头不对，转头往舱里跑，叫声：“老爷不好了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叫声未绝，那家人脑门上已遭一斧，翻

身跌倒。其余的家人都抖衣而颤，哪里还敢动弹？被众强盗刀砍斧劈，一连倒下十多人。

再说苏老自从上船之后，最初几日，酒还少喝几杯。后来觉得无聊，夫妻俩又犯老毛病，依旧大酌。祥虹劝谏不住。

那一晚苏老正与夫人开怀畅饮，酒量也喝到九分，忽然听见前舱有人喊。祥虹急忙叫丫鬟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那丫鬟吓得寸步难移，叫道：“不！不！不好！前舱杀人哩！”

苏奶奶惊得魂不附体，刚刚立起身来，众凶徒已赶进舱来。

苏老醉眼朦胧，喝道：“老爷在此，哪个敢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一个凶徒早把苏老一斧砍伤。

众仆人一齐跪下，磕头如捣蒜道：“金钱细软任凭拿去，但求饶我们一条性命。”

刘八对众凶徒道：“两件都要，别跟他们罗嗦，快些动手！看在同乡情份上，只饶了苏家夫妻之头，给他们个全尸罢了。”随后吩咐道：“快取索子。”

两个凶徒奔向后舱，取出索子，将苏老夫妻一齐绑起。

苏老哭对祥虹道：“我后悔没听你的话，才有今日……”话声未绝，几个凶徒冲上来，将苏老夫妻连推带搯投进河里去了。其余的人，一刀一个，杀个干净，只留下祥虹一人。

祥虹见全家都死了，只没有害她，料到必然受辱，急忙奔出舱门，往河中便跳。

刘八放下斧头，双手抱住祥虹道：“小姐不要惊慌！我从看见你那天起，就昼夜不能入眠。今晚咱们好好快活快活。”

祥虹一听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强盗，杀害了我的全家，